

拍案驚奇

引索驚奇卷三十二

喬兌換胡子宜淫

顯報施臥師入定

詞云

丈夫隻手把吳鉤、欲斬萬人頭、如何鐵石打成
心、性却爲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怒使人
愁、只圖撞着虞姬、戚氏豪傑都休、

這首詞是昔賢所作、說着人生世上、色字最爲要緊、
隨你英雄豪傑、殺人不眨眼的錢漢子、見了油頭粉
面、一個袋血的皮囊、就弄軟了三分、假如楚霸王漢
高祖、分爭天下、何等英雄、一個臨死不忘虞姬、一個

酒後不忍戚夫人仍舊做出許多纏綿景狀出來。何況以下之人。風流少年。有情有趣的。牽着个色字。怎得不蕩了三魂。走了七魄。却是這一件事。鬧着陰德極重。那不肯淫人妻女。保全人家節操的人。陰受厚報。有發了高魁的。有享了大祿的。有生了貴子的。往往見于史傳。自不消說。至于貪淫縱欲。使心用腹。污穢人家女眷。沒有一個不減算奪祿。或是妻女見報。陰中再不饒過的。且如宋淳熙末年間。舒州有个秀才劉堯舉。表字唐卿。隨着父親在平江做官。是年正當秋薦。就依隨任之。便雇了一隻船。往秀州赴試。開

了船、唐卿舉目向梢頭一看、見了那持儼的、嘆了一驚、元來是十六七歲一個美貌女子、髻鬟嬋媚、眉眼含嬌、雖只是荆布淡妝、種種綽約之態、殊異尋常女子、當稍而立、儼然如海棠一枝、斜映水面、唐卿觀之不足、看之有餘、不覺心動、在舟中密密體察光景、曉得是船家之女、稱嘆道、從來說老蚌出明珠、果有此事、欲待調他一二句話、礙着他的父親同往梢頭、行船恐自識破、妝做老成、不敢把眼正覷梢上、却時時偷看他一眼、越看越媚、情不能禁、心生一計、只說舟重行遲、趕路不上、要船家上去幫扯、緯元來這隻船

上老兒爲船主一子一女相幫是日兒子三官保先
在岸上扯繹唐卿定要強他老兒上去了止是女兒
在那里當稍唐卿一人在艙中像意好做光了未免
先尋些閑話試問他他十句裡邊也回答着一兩句
韻致動人唐卿趁着他說話就把眼色丟他他有時
含羞飲避有時正顏拒却及至唐卿看了別處不來
兜搭了却又說句把冷話背地裡忍笑偷眼斜盼着
唐卿正是明中救樵暗地撩人一發引人當不得要
神魂飛蕩了唐卿思量要大大撩撥他一撩撥問了
箱子取出一條白羅帕子來將一個胡桃繫着緋上

回
望

怒
能
死

一个同心結，拋到女子面前。女子本等看見了，故
假做不知，呆着臉，只自當櫓。唐卿恐怕女子真个不
覺，被人看見，頻頻把眼送意，把手指着，要他收取。女
子只是大刺刺的在那里，竟像個不會意的，看看船
家收了，纔將要下船。唐卿一發着急了，拍手撻脚，見
他只是不動，沒个是處，倒懊悔無及，恨不得伸出一
隻長手，仍舊取了過來。船家下得艙來，唐卿面掙得
通紅，冷汗直淋，好生置身無地，只見那女兒不慌不
忙，輕輕把脚伸去，怕子邊將鞋尖勾將過來，遮在裙
底下了，慢慢低身倒去，拾在袖中，腆着臉對着水外。

只是笑唐卿被他急壞却又見他正到利害頭上如此做作遮掩過了心裡私下感他越覺得風情着人自此兩下多有意了明日復依昨說趕那船家上去兩人扯繯唐卿便老着面皮謝女子道昨日感卿包容不然小生面目難施了女子笑道膽大的人元來恁地虛怯底唐卿道卿家如此國色如此慧巧宜配佳偶方爲厮稱今文鵷彩鳳誤墮鷄栖中豈不可惜女子道君言差矣紅顏薄命自古如此豈獨妾一人此皆分定之事敢生嗟怨唐卿一發伏其賢達自此語話投機一在艙中一在梢上相隔不多幾尺路眉

來眼去兩情甚濃，却是船家雖在岸上，回轉頭來，就看得船上見的，只好話說往來，做不得一些手脚，乾熱罷了。到了秀州，唐卿更不尋店家，就在船上作室。人試時，唐卿心裡放這女子不下題目，到手一揮，就出院甚早，急奔至船上，只見船家父子兩人，趁着船裡無人身子閒着，叫女兒看好了船，進城買貨物去了。唐卿見女兒獨在船中，喜從天降，急急跳下船來，問女子道：你父親兄弟那里去了？女子道：進城去了。唐卿道：有煩娘子移船到靜處，一話何如？說罷，便去解纜。女子會意，卽忙當櫓，把船移在一個無人往。

來的所在、唐卿便跪在稍上來、摟着女子道、我方壯
年、未曾娶妻、倘蒙不弃、當與子締百年之好、女子推
遜道、陋質貧姿、得配君子、固所願也、但枯藤野蔓、豈
敢仰托喬松、君子自是青雲之器、他日寧肯復顧微
賤、豈不取承、請自尊重、唐卿見他說出正經話來、一
發憐愛、慾心如火、恐怕強他不得、發起極來、拍着女
子背道、怎麼說那較量的話、我兩日來、被你牽得我
神魂飛越、不能自禁、恨沒個機會、得與你相近、一快
私情、今日天與其便、祇吾兩人、在此正好恣意歡樂、
遂平生之願、你却如此堅拒、再沒有個想頭了、男子

既肯移
即印不
必發給
唐卿具
是激賞

個年子
建將如
何亦有
成笑者

漢不特如願要那性命何用你昨者爲我隱藏羅帕
感恩非淺今既無緣我當一死以報說罷望着河裡
便跳女子急牽住他衣裾道不要慌且再商量唐卿
轉身來抱住道還商量甚麼抱至船裡來同就枕席
樂事出于望外真个如獲珍寶事畢女子起身來自
掠了亂髮就與唐卿整了衣說道辱君俯愛冒耻仰
承雖然一霎之情義堅金石他日勿使剝蘆蓬苑空
隨流水唐卿道承子雅愛敢負心盟目今提曉在即
倘得寸進必當以禮娶子貯于金屋兩人千恩萬愛
歡笑了一回女子道恐怕父親城裡出來原移船到

舊處住了。唐卿假意上船等船家歸了方纔下船。竟無人知覺此事。誰想

暗室虧心

神目如電

唐卿父親在平江任上。懸望兒子赴試消息。忽一日晚間得一夢。夢見兩個穿黃衣的人。手持一張紙。突然來報道。天門放榜。郎君已得首薦。傍邊走過一人。急掣了這張紙去。道。劉堯舉近日作了欺心事。已壓了一科了。父親喫一驚。覺來乃是一夢。思量來得古怪。不知兒子做甚麼事。想了此言。未必成名了。果然秀州揭曉。唐卿不得與薦。元來場中考官道是唐卿

秀字也
天多矣

郎不第
以貴
家子豈
不能得
二船中
女而必

文卷好，要把他做頭名。有一个考官另看中了一卷，要把唐卿做第二。那个考官不肯道：「若要做第二，寧可不中，留在下科，不怕不是頭名。」不可中，壞了他，忍着氣把他黜落了。唐卿在船等候，只見紛紛攘攘，各自分頭去報喜。唐卿船裡靜悄悄，鬼也沒个走將來，曉得沒帳，只是嘆氣。連那梢上女子也道：「是失望了，暗暗淚下。」唐卿只得看無人處，把好言安慰他，就用他的船轉了。到家見過父母，父親把夢裡話來問他道：「我夢如此，早知你不得中，只是你曾做了甚款心事？」來唐卿口裡賴道：「並不曾做甚事，却是老大心驚。」

待成名
方歸跡
之平唐
卿自是
無志人

不得不
恨

好話有
益

道難道有這樣話似信不信及到後邊得知場裡這
番光景纔曉得本該得薦却爲陰德上損了遲了功
名心裡有些懊悔却還念那女子不置到第二科唐
卿果然領了首薦感念女子舊約遍令尋訪竟無下
落不知流泛在那里去了後來唐卿雖得及第終身
以此爲恨看官你看劉唐卿只爲此一着之錯罰他
蹉跎了一科後邊又不得團圓蓋因不是他姻緣所
以陰騭越重了奉勸世上的人切不可輕舉妄動淫
亂人家婦女古人說得好

我不淫人妻女

妻女定不淫人

翠

我若淫人妻女

妻女也要淫人

而今聽小子說一個淫人妻女。妻女淫人，轉輾泉報的話。元朝汴州原上，有個大家子，姓錢，名鏐，先祖爲繡衣御史，娶妻狄氏，姿容美艷，名冠一城。那漢汴風俗，女子好游，貴宅大戶，爭把美色相誇。一家娶得個美婦，只恐怕別人不知道，倒要各處去賣弄張揚。出外游耍，與人看見，每每花朝月夕，士女喧闐，稠人廣衆，挨肩擦背，目挑心招，恬然不以爲意。臨晚歸家，途間一一品題。某家第一，某家第二，說着好的，喧譁譁浪，彼此稱羨，也不管他丈夫聽得，不聽得，就是丈

夫聽得了、也道是別人贊他、妻美、心中暗自得、意便、
有兩句取笑了他、揔是不在心上的、到了至元至正
年間、此風益甚、鍊生既娶了美妻、已不得領了他各
處去、搖擺、每到之處、見了的、無不噴噴稱賞、那與鍊
生相識的、調笑他、誇美他、自不必說、只是那些不曾
識面的、一見了狄氏、問知是鍊生妻子、便來極相知、
把言語來撿撥酒食來、攬哄、道他是有緣之人、有福
之人、大家來奉承他、所以鍊生出門、不消帶得本錢、
在身邊、自有這一班人、扳他去喫酒、喫肉、常得醉飽、
而歸、滿城內外人、沒一個不認得他、沒一個不懷一

點不良之心、打點勾搭他妻子、只是錢生是个大戶人家、又且做人有些性氣、剛狠沒个因繇、不敢輕惹得他、只好乾嚙唾沫、眼裡口裡討些便宜罷了、古人兩句說得好、

謾藏誨盜、

冶容誨淫、

狄氏如此美艷、富比王侯、怎容得他清清白白過世、自然生出事體來、又道是無巧不成話、其時同里有个人姓胡名綏、有妻門氏也、生得十分嬌麗、雖比狄氏略差些兒、也算得是上等姿色、若沒有狄氏在面前、無人再賽得過了、這個胡綏亦是个風月浪蕩的、

恨不知
見所以
低敗家

樂荒深
心者事
先成而
後亦速

人雖有了這般好美色，還道是讓狄氏這一分好生心，撫不甘伏，誰知鍊生見了門氏也羨慕他思量一網打盡，兩美俱備，方稱心願，因而兩人各有欺心，彼此交厚，共相結納，意思便把妻子大家兌用，一用也是情願的。鍊生性直，胡生性狡，鍊生在胡生面前時常露出要勾上他妻子的意思來，胡生將計就計，把說話曲意，倒在這鍊生懷裡，再無推拒。鍊生道是胡生好說話，畢竟可以圖謀，不知胡生正要乘此機會，營勾狄氏，却不漏一些破綻出來。鍊生對狄氏道：「外人都道你是第一美色，據我所見，胡生之妻也不下於

怎生得設箇法兒到一到手人生一世兩美俱爲
我得死也甘心、狄氏道、你與胡生恁地相好、把話實
對他說不得、錢生道、我也曾微露其意、他也不以爲
怪、却是怎好直話得出、必是你替我做個捧頭纔弄
得成、只怕你耍喚醋酸、狄氏道、我從來沒有妬心
的、可以幫襯處、無不幫襯、却有一件、女人的買賣、各
自門各自戶、如何能到惹得他、除非你與胡生內外
通家、出妻見子、彼此無忌、時常引得他到我家裡來、
方好覷個機會、弄你上手、錢生道、賢妻之言甚是有
理、從此愈加結識、胡生時時引他到家裡喫酒、連他

命了夫
人又
生
之謂也

良相
亦開明
拆處

妻子請將過來，叫秋氏陪着外邊廣接名姬狎客，調笑戲謔。一來要奉承胡生，喜歡二來要引動門氏情性。但是宴樂時節，秋氏引了門氏在裡而簾內窺看，看見外邊淫昵褻狎之事，無所不為。隨你石人也要動火，生心作各懷着點不良之心，多各賣弄波俏，打點着動女人，誰知裡邊看的女人先動火了。一個你道是誰？原來門氏雖然同在那里窺看，到底是做客人的帶些拘束，不像秋氏自家屋裡恣性瞧看。惹起春心，那胡生比鎮生不但容貌勝他，只是風流身分溫柔性格，在行氣質遠過鎮生。秋氏反看上。

已發笑

氏已得
不意得

了。時時在簾內露面調情。越加用意支持。酒銷毫無倦色。鏡生道是有妻內助。心裡快活。那里曉得就中之意。鏡生酒後對胡生道。你我各得美妻。又且兩人相好至極。可謂難得。胡生謙遜道。拙妻陋質。怎能比得尊嫂。生得十全。鏡生道。據小弟看來。不相上下的了。只是一件。你我各守着自己的。亦無別味。我們做一個癡興不着。彼此更換。一用交收其美。心下何如此。一句話。正中胡生深機。假意答道。拙妻陋質。雖蒙獎賞。小弟自揣。怎敢有犯尊嫂。這個於理不當。鏡生笑道。我們醉後謔浪至此。可謂忘形之極。彼此大笑而

金瓶梅
卷一百一十五
可恨哉
氏尤恨

七四

正是

散鍊生進來帶醉看了狄氏擡他下頰道我意欲把你與胡家的兌用一兌用何如狄氏假意罵道痴烏龜你是奸人家兒女要偷別人的老婆到捨着自己妻子身體虧你不羞說得出來鍊生道總是通家相好的彼此便宜何妨狄氏道我在裡頭幫襯你湊趣使得要我倣倣此事我却不肯鍊生道我也是取笑的說話難道我真个捨得你不成我只是要勾着他罷了狄氏道此事性急不得你只耍撒哄得胡生快活他未必不像你一戲兒戲得妻子也不見得鍊生揷着狄氏道我那賢惠的娘說得有理一同狄氏進

此意
恨

此意
恨

房睡下不題，却說狄氏雖有了胡生的心，只爲鍊生
性子不好，想道：「他因一時間思量勾搭門氏，高興中
有此癡話，萬一做下了事，被他知道了，後邊有些嫌
忌起來，礙手礙腳，到底不妙。」何如？只是用些計較瞞
着他，做安安穩穩快樂不得，心中算計已定了一日。
胡生又到鍊生家飲酒，此日只他兩人，並無外客。狄
氏在簾內，往往來來，示意胡生。胡生心照了，留量不
十分喫酒，却把大騾勸鍊生，哄他道：「小弟一向蒙兄
長之愛，過于骨肉。兄長俯念拙妻拙妻也仰慕兄長，
小弟乘間下說，訥說他已有幾分肯了，只要兄長看

顧小弟不消說先娶兄長做自來个妓者東道請了我方與兄長圖成此事。錶生道得兄長肯賜周全一千个東道也做。錶生見說得快活放開了量。大碗價。喫。胡生只把肉麻話哄他。喫酒不多時爛醉了。胡生只欺法他的名頭。抱着錶生進簾內來。狄氏正在簾邊。他一面不避忌的就來接手攙扶。錶生已自一些不知。胡生把襟唇向狄氏臉上做耍親的模樣。狄氏就把脚尖兒勾他的脚。唇裏使婢艷雪卿雲兩人來扶了家主進去。剛剩得胡生。狄氏在簾內。胡氏便抱住不放。狄氏也轉身來回抱。胡生就求歡道。渴慕極。

可謂
女光

矣。今日得諧天上之樂，三生之緣也。狄氏道妾久有
意，不必多言。褪下褲來，就在堂中椅上坐了。暗起雙
脾，任胡生雲雨起來，可笑鍊生心貪胡妻，反被胡生
先淫了妻子，正是

捨却家常慕友妻，誰知背地已偷期。
賣了餛飩買麵喫，恁樣心腸癡不癡。

胡生風流在行，放出手段，儘意舞弄。狄氏歡喜無盡，
叮囑胡生不可洩漏。胡生道：「多謝尊嫂不棄小生，賜
與歡會，却是尊兄許我多時，就知道了，也不妨礙。」狄
氏道：「拙夫因貪賢閨，故有此話。雖是好色心重，却是

性剛心直，不可惹他，只好用計賺他，私圖快活。方爲長便。胡生道：「如何用計？」狄氏道：「他是个酒色行中人，你訪得有甚名妓，牽他去喫酒闌宿，等他不歸來，我與你，就好通宵取樂了。」胡生道：「這見識極有理。他方纔欲管勾我妻，許我妓館中一百个東道，我就借此機會，揀唆一兩個好妓者，絆住了他，不怕他不留戀。只是怎得許多纏頭之費供給他？」狄氏道：「這個多在我身上。」胡生道：「若得專嫂如此畱心，小生操儘着性命，陪尊嫂取樂，兩個計議定了，各自散去。」元來胡家貧，錢家富，所以錢生把酒食結識胡生。胡生一面奉

男者
與婦

不知反着其手。銀生家道雖富，因為花酒面上費得多，把膏腴的產業，逐漸費掉了。又遇秋氏搭上了胡生，終日撮掇他去，出外取樂。秋氏自與胡生治酒，歡會珍饈，備具日費，不肯秋氏喜歡過甚，毫不吝惜。只乘着銀生急迫，就與胡生內外撮掇，他把產業賤賣了。秋氏又把價錢藏起些，私下奉養胡生。胡生訪得有名妓，就引着銀生去，入品置酒，酒連日夜不歸。秋氏又將平日所藏之物，時時寄些與丈夫為酒食。倘賞之助，只要他不歸來，便與胡生暢情作樂。銀生道是妻賢不妬，越加放恣，自謂得意。有兩日歸來，秋

氏見了千歡萬喜毫無真妬之意錢生感激不勝夢
裡也道妻子是个好人有一日正安排了酒菜要與
胡生享用恰遇錢生歸來見了說道爲何置酒狄氏
道曉得你今日歸來恐怕寂寞故設此等待已着人
去邀胡生來陪你了錢生道知我心者我妻也須臾
胡生果來鈇生又與盡歡商量的只是衙衙門中說
話有時醉了又執着門氏的話胡生道你如今有此
等名姬相交何必還顧此糟糠之質果然不嫌醜陋
到成設法上你手罷了錢生感謝不盡却是口裡雖
如此說終日被胡生哄到妓家醉夢不醒弄得他眼

花簪副也。那有閑日子去與門氏做綽起工夫。胡生與狄氏却打得火一般熱。一夜也間不的礙着錢生。在家須不方便。胡生又有一個喫酒易醉的方。私下傳授了狄氏。做下了酒。不上十來杯。便大醉軟難。只思睡去。自有了此方。錢生就在家。或與狄氏。或與胡生。喫不多幾杯。已自累然在旁。胡生就出來與狄氏換了酒。終夕笑語淫戲。錢生竟是不覺得。有春把歸來時。燂着胡生。狄氏正在歡飲。胡生雖悄悄避過。杯盤狼籍。收拾不迭。錢生問起狄氏。只說某親眷到來。留著喫飯。怕你來強酒。喫不過逃去了。錢生便就

感不結
細

如候生
者節不
賜亦可
何必笑

拍案驚奇

卷三十二

上

南文堂

不問只因前日狄氏說了不肯交兌的話信以爲實道是个心性貞潔的人那胡生又狎暱奉承惟恐不及終日陪謁妓陪喫酒的一發那裡疑心着况且兩個有心人弄一个無心人使婢又做了脚便有些小形跡也都遮飾過了到底外認胡生爲良朋內認狄氏爲賢妻迷而不悟街坊上人知道此事的漸漸多了編着一隻喬可調山坡羊來嘲他道

那風月塲那一个不愛只是自有了嬌妻也落得个自在又何須終日去亂走胡行反把个貼肉的人兒送別人還債你要把別家的一手擎來誰知

在家的把你雙手托開，果然是羅漢的到光緒了。
你曾見他那門兒安在，割猫兒尾拌着猫飯來也。
落得與人用了些不疼的家財，垂垂這樣貪花，只
算得折本消灾。垂垂這場交易，不做得公道。生涯
却說鍊生終日耽于酒色，如醉如夢，過了日子，不覺
身子淌出病來，起床不得，眠臥在家。胡生自覺有些
不便，不敢往來。狄氏通知他道：「丈夫是不起床的，亦
且使婢們做眼的多，只管放心來走，自了妨事。」胡生
得了這個消息，竟自別無顧忌，出入自擅，慣了脚步，
不覺忘懷了，錯在床面前走過，鍊生忽然看見了，怪

快

野言之類

疑

問起來道胡生如何在裡頭走出來狄氏與兩個使婢同聲道自不曾見人走過那里甚麼胡生鍊生道適纔所見分明是胡生你們又說沒甚人走過難道病眼模糊見了鬼了狄氏道非是見鬼你心裡終日想其妻子想得極了故精神恍惚開眼見他是个眼花次日胡生知道了這話說道雖然一時扯謊哄了他他後邊病好了必然靜想得着豈不疑心他道認是鬼我有道理真箇把个鬼來與他看看等他信實是眼花了以免日後之疑狄氏笑道又來調戲那裡得有个鬼胡生道我今夜乘暗躲在你家後房落得

山似舞
小孩子

中
圖其計

與你歡樂、明日我妝做一个鬼走了出去、却不是一
拳兩得、果然是夜、狄氏安頓胡生在別房、却叫兩個
使婢在牀前相伴、家主自推不耐煩、伏侍圖在別床
安寢、撒了鍊生、徑與胡生睡了一晚、明日打聽得鍊
生睡起朦朧、胡生把些錠塗了面孔、將髻髮染紅了、
用綿裹了兩腮、穿要弄得無聲、故意在鍊生面前直
衝而出、鍊生驚慌的人、一見大驚、喊道有鬼、有鬼、忙
把被遮了頭、只是顫、狄氏急忙來問道、為何大驚、小
怪鍊生哭道、我說昨日是鬼、今日果然見鬼了、此病
凶多吉少、急急請个師巫、替我禳解、則个自此一驚、

身不陸

字係

病勢漸重，狄氏也有些過意不去，只得去訪求法師。其時離原上百里，有一个了臥禪師，號虛谷，戒行爲諸山首冠。鍊生以禮請至，建懺悔法壇，以祈佛力保佑。是日臥師入定，過時不起，至黃昏始醒。問鍊生道：「你上代有个繡衣公麼？」鍊生道：「就是吾家公公。」臥師又問道：「你朋友中有个胡生麼？」鍊生道：「是吾好友。」狄氏見說着胡生，有些心病也來，側耳聽着。臥師道：「適間所見甚奇。」鍊生道：「有何奇處？」臥師道：「貧僧初行見本宅土地，恰遇宅上先祖繡衣公在那里訴冤道：『其爲胡生所害。』土地辭是職，果理不得這事，教繡衣

公道今日南北二斗會降玉筭峰下可往訴之必當
得理繡衣公邀貧僧同往到得那裡果然見兩個老
人一個着緋一個着綠對坐下棋繡衣公叩頭仰訴
老人不應繡衣公訴之不止棋罷方開言道福善禍
淫天自有常理爾是儒家乃昧自取之理爲無益之
求爾孫不肖有死之理但爾爲名儒不宜絕嗣爾孫
可以不死胡生宜淫敗度妄誘爾孫不受報于人間
必受罪于陰世爾且歸胡生自有主者不必仇他也
不必訴我說罷顧貧僧道爾亦有緣得見吾輩爾既
見此事爾須與世人說知也使知禍福不爽言訖而

去貧僧定中所見如此。今果有繡衣公與胡生。豈不奇哉。狄氏聽見大驚。沒做理會處。鑲生也只道胡生謬。他闊蕩故公公訴他也。還不知狄氏有這些緣故。但是說可以不死。是有命的。把心放寬了。病體減動好些。反是狄氏替胡生耽憂。害出心病來。不多幾時。鑲生全愈。胡生腰痛起來。旬日之內。癰疽大發。醫者道是酒色過度。本甥無救。鑲生日日直進臥內問病。一向通家也不避忌。門氏在床邊伏侍。遮遮掩掩。見鑲生日常周濟他家的。心中帶些感激。漸漸交通。說話眉來眼去。鑲生出于久慕。得此機會。老大撩撥。調

付情熟背了胡生服後兩人已自搭上了鎖生從來
心願賠了妻子多時至此方纔勾帳正是

一報還一報

皇天不可欺

向來打交易

正本在斯時

門氏與鎖生成此事故也似狄氏與胡生起初一般的如膠似漆曉得胡生命在旦夕到底沒有好的日子了兩人恩山義海要做到頭夫妻鎖生對門氏道我妻甚賢前日尚請我接你來幫襯我成好事而今若得娶你同去相處是絕妙的了門氏冷笑了一聲道如此肯幫襯人所以自家也會幫襯鎖生道他如

夢言

水仙心
卷一

何自家幫襯門氏道他與我丈夫往來已久晚間時
常不在我家裡睡但看你出外就到你家去了你難
道一些不知錢生方纔如夢初覺如醉方醒曉得胡
生騙着他所以臥師人定先祖有此訴今日得門氏
上手也是果報對門氏道我前日眼裡親看見却被
他們把鬼話遮掩了今日若非娘子說出到底被他
兩人騙過門氏道切不可到你家說破怕你家的枕
我錢生道我既有了你可以釋恨况且你丈夫將危
了我還家去張揚做甚麼悄悄別了門氏回家裡來
且自隱忍不言不兩日胡生死錢生弔簾歸家狄

却才道
他的

舊情心中哀痛不覺掉下淚來。錢生此時有
了。有甚麼看的不出。冷笑道：「此淚從何而來？」
錢生一時無言。錢生道：「我已盡知，不必瞞了。」狄氏紫
了面皮，強口道：「是你相好往來的死了，不覺感嘆，
望淚有甚麼？知不知瞞不瞞？」錢生道：「不必口強。我在
外面宿時，他何曾在自家家裡宿？你何曾獨自宿了？
我前日病時，親眼看見的，又是何人？還是你相好往
來的死了，故此感嘆望淚？」狄氏見說着真話，不敢分
辨，默然不樂。又且想念胡生，闔眼就見他，平日模樣
恹恹成病，飲食不進而死。死後半年，錢生央媒把門。

氏娶了過來做了續絃。饒生與門氏甚是相得。心中想着臥師所言禍福之報。好生警悟。對門氏道。我只因見你姿色。起了邪心。却被胡生先淫媾了妻子。這是我的花報。胡生與吾妻子背了我淫媾。今日却一時俱死。你歸于我。這却是他們的花報。此可爲妄想邪淫之戒。先前臥師入定轉來。已說破了我如今悔心已起。家業雖破。還好收拾。支撐我與你安分守己。過日罷了。饒生就禮拜臥師爲師父。受了五戒。戒了邪淫。也再不放門氏出去游蕩了。漢沔之間。傳將此事出去。曉得衆報不虛。臥師又到處把定中所見勸

人變了好些風俗有詩爲証

江漢之俗

其女好游

自非文化

誰不可求

顏色相悅

後出管勾

寧知捷足

販賣光顧

誘人蕩敗

自己綢繆

一朝身去

世上人取

眼前還報

不爽

本勸世人

莫愛風流

拍案驚奇卷三十三

張員外義撫螟蛉子 包龍圖智賺合同文

詩曰

得失榮枯總在天

機關用盡也徒然

人心不足蛇吞象

世事到頭螳捕蟬

無藥可延卿相壽

有錢難買子孫賢

甘貧守分隨緣過

便是逍遙自在仙

話說大梁有个富翁姓張妻房已喪沒有孩兒止生一女招得个女婿那張老年紀已過七十因把旧產業緣盡交女婿并做了一家賴其奉養以爲終身之計女兒女婿也自假意奉承承顏順旨他也不作生

見之望了，不想已後漸漸疎懶，老大不堪。忽一日在門首閒立，只見外甥走出來尋公公喫飯。張老便道：「你尋我喫飯麼？」外甥答道：「我尋自己的公公，不來尋你。」張老聞得此言，滿懷不樂，自想道：「女兒落地便是別家的人，果非虛話。我年紀雖老，精力未衰，何不娶一個偏房，倘或生得一個男兒，也是張門後代。」隨把自己留下餘財，央媒娶了魯氏之女，成婚未久，果然身懷六甲。方吸過年，生下一子。張老十分歡喜，親戚之閒都來慶賀。惟有女兒女婿暗暗地煩惱。張老隨將兒子取名一飛，衆人都稱他爲張一郎。又過了一二

年張老患病沉重不起，將及危急之際，寫下遺書二紙，將一紙付與魯氏道：「我只爲女壻外甥不孝，故此要你做個偏房。天可憐見，生得此子，本待把家私盡付與他，爭奈他年紀幼小，你又是個女人，不能支持門戶，不得不與女壻管理。我若明明說破他年要歸我，見又恐怕他每暗生毒計。而今我這遺書中暗藏謎，你可緊緊收藏，且待我兒成人之日，從公告理。倘遇着廉明官府，自有主張。」魯氏依言收藏過了。張老便叫人請女兒女壻來，囑付了幾句，就把一紙遺書與他女壻接過看道：

張一非我子也家財盡與我婿外人不得爭佔

女婿看過大喜就交付渾家收訖張老又私把自己餘貲與魯氏母子爲日用之費賃間房子與他居住數日之內病重而死那女婿殯葬丈人已畢道是家緣盡是他的夫妻兩口洋洋得意自不消說却說魯氏撫養兒子漸漸長成因憶遺言帶了遺書領了兒子當官告訴爭奈官府都道是親筆遺書既如此說自應是女婿得的又且那女婿有錢買囑誰肯與他分割親戚都爲張一不平齊道張老病中亂命如此可笑却是沒做理會處又過了幾時換了人新解縣

大有能聲魯氏又領了兒子到告訴說道臨死之時說書中暗藏証跡那知縣把書看了又看忽然會意便叫人喚將張老的女兒女婿衆親眷們及地方父老都來知縣對那女婿說道你婦翁真是個聰明的人若不是這遺書家私險被你佔了待我讀與你聽

張一非
得爭佔

我子也

家財盡與

我婿外人

不

你道怎麼把飛字寫做非字只恐怕舅子年幼你見了此書生心謀害故此用這機關如今被我識出家

財自然是。你舅子的。再有何說。當下舉筆把遺書圈斷。家財盡判還張一飛。眾人拱服而散。纔曉得張老取名之時。就有心機了。正是

異姓如何擁厚資 應歸親子不須疑

書中誣誕誰能識 大尹神明果足奇

只這個故事。可見親疎分定。雖然一時朦朧。久後自有廉明官府。剖斷出來。用不着你的瞞心昧己。如今待小子再宣一段話本。叫做包龍圖智賺合同文。你道這話本。出在那里。乃是宋朝汴梁西關外義定坊。有个居民劉大名。天祥娶妻楊氏。兄弟劉二。名天瑞。

娶妻張氏，嫡親數口兒，同家過活，不曾分另。天祥豫有兒女，楊氏是個二婚頭，初嫁時帶個女兒來，俗名叫做拖油瓶。天瑞生個孩兒，叫做劉安住。本處有个李社長，生一女兒，名喚定奴，與劉安住同年。因為李社長與劉家交厚，從未生時，指腹為婚。劉安住二歲時，節大瑞已與他聘定李家之女了。那楊氏甚不賢，又私心愛等女兒長大，招個女婿，把家私多分與他。因此妯娌間，時常有些說話的，虧得天祥兄弟和睦。張氏也自順氣，不致生隙，不想遇着荒歉之歲，六料不收，上司簽下明文，着居民分房減口，往他鄉外

上同安
海救原
無奇策
不撥之
主文

府趁熟天祥與兄弟商議便要遠行天瑞道哥哥年
老不可他出待兄弟帶領妻兒去走一遭天祥依言
便請將李社長來對他說道親家在此只因年歲凶
歉難以度日上司旨意着居民減口往他鄉趁熟如
今我兄弟三口兒擇日遠行我家自來不曾分另意
欲寫下兩紙合同文書把應有的庄田物件房廊屋
舍都寫在這文書上我每各收留下一紙兄弟一二
年回來便罷若兄弟十年五年不來其間萬一有些
好歹這紙文書便是个老大的証見特請親家到來
做个見人與我每画个字兒李社長應承道當得當

得天祥便取出兩張素紙舉筆寫道

東京西關義定坊住人劉天祥弟劉天瑞勿任安
住只爲六料不收奉上司文書分房減口各處趁
熟弟天瑞自願挈妻帶子他鄉趁熟一應家私房
產不曾分另今立合同文書二紙各收一紙爲照

年

月

日立文書人劉天祥

親弟劉天瑞

見人李社長

當下各人畫个花押兄弟二人每人收了一紙管待
了李社長自別去了天瑞揀个吉日收拾行李辭別

兄嫂而行弟兄兩個俱各流淚惟有楊氏巴不得他三口出門甚是得意有一隻仙呂賞花時單道着這事、

兩組合同各自收一口分離無限憂、辭故里往他州、只爲這黃苗不救、兒的心去意難留、且說天瑞帶了妻子一路餐風宿水無非是

逢橋下馬

過渡登舟

不則一日到了山西潞州高平縣下馬村那邊正是豐稔年時諸般買賣好做就租个富戶人家的房子住下了那个富戶張員外雙名秉彝渾家郭氏夫妻

兩口爲人疎財仗義好善樂施廣有田庄地宅只是
寸男尺女並無以此心中不滿見了劉家夫妻爲人
和氣十分相得那劉安住年方三歲張員外見他生
得眉清目秀平兒聰明滿心歡喜與渾家商議要過
繼他做個螟蛉之子郭氏心裡也正要如此便央人
與天瑞和張氏說道張員外看見你家小官人十二
分得意有心要把他做個過房兒子通家往來未知
二位意下何如天瑞和張氏見富家要過繼他兒子
有甚不像意處便回答道只恐貧寒不敢仰攀若蒙
員外如此美情我夫妻兩口住在這裡可也增好些

光彩哩。那人便將此話回復了張員外。張員外夫妻甚是快活。便揀个吉日過繼劉安住來。就叫他做張安住。那張氏與員外爲是同姓。又拜他做了哥哥。自此與天瑞認爲郎舅。往來交厚。房錢衣食都不要他出了。自此將及半年。誰想懽喜未來。煩惱又到。劉家夫妻二口各各染了疫症。一臥不起。正是

濃霜偏打無根草 禍來只拚福輕人

張員外見他夫妻病了。視同骨肉。延醫調理。只是有增無減。不上數日。張氏先自死了。天瑞大哭一場。又得張員外買棺殯歛。過幾日。天瑞看看病重。自知不

痊便央人請將張員外來對他說道大恩人在上小
生有句心腹話見敢說得麼員外道姐夫我與你義
同骨肉有甚分付都在不才身上決然不負所托但
說何妨天瑞道小生嫡親的兄弟兩口當日離家時
節哥哥立了兩紙合同文書哥哥收一紙小生取一
紙怕有些好歹以此爲証今日多蒙大恩人另眼相
看誰知命蹇時乖果然做了他鄉之鬼安住孩兒幼
小無知既承大恩人過繼只望大恩人廣脩陰德將
孩兒撫養成人長大把這紙合同文書分付與他將
我夫妻兩把骨殖埋入祖墳小生今生不能補報來

生來世情願做驢做馬報答大恩是必休迷了孩兒的本姓說罷淚如雨下張員外也自下淚滿口應承又把好言安慰他天瑞就取出文書與張員外收了捱至晚間瞑目而死張員外又備棺木衾衾盛殮已畢將他夫妻兩口棺木權埋在祖塋之側自此撫養安住恩同己子安住漸漸長成也不與他說知就裡就送他到學堂裡讀書安住伶俐聰明過日成誦年十餘歲五經子史無不通曉又且爲人和順孝敬二親張員外夫妻珍寶也似的待他每年春秋節令帶他上墳就叫他拜自己的父母但不與他說明緣故

真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撫指之間，又是一十五年。安住已長成十八歲了。張員外正與郭氏商量，要與他說知前事，着他歸宗葬父。時遇清明節令，夫妻兩口又帶安住上墳。只見安住站着傍邊，的主堆問員外道：「爹爹年年叫我拜這墳塋，一向不曾問得，不知是我甚麼親眷？」與孩兒說知。張員外道：「我兒，我正要對你說，着你還鄉。只恐怕曉得了自己的爹爹，媽媽便把我們撫養之恩，都看得冷淡了。你本不姓張，也不是這里人氏。你本姓劉，東京西園義定坊居民劉天瑞之子。你伯父是劉天祥，因為你那里六料。」

不収分房滅口，你父親母親帶你到這里趁熟，不想你父母雙亡，埋葬于此，你父親臨終時節，遺畱與我一紙合同文書，應有家私田產，都在這文書上，叫待你成人長大，與你說知就裡，着你帶這文書去認伯父伯母，就帶骨殖去祖墳安葬，見嚶。今日不得不說與你知道，我雖無三年養育之苦，也有十五年擡舉之恩，却休忘我夫妻兩口見安住問言，哭倒在地，員外和郭氏叫喚，慙醒安住，又對父母的墳塋哭拜了。一場道。今日方曉得生身的父母，就對員外郭氏道：「稟過爹爹母親，孩兒既知此事，時刻也遲不得了，乞

爹爹把文書付我，湏索了骨殖往東京走一遭去。
理葬已畢，重來侍奉二親。未知二親意下何如。員外
道：這是行孝的事，我怎好阻當得你。但只願你早去
早回，免使我兩口兒懸望。當下一同回到家中，安住
收拾起行裝。次日拜別了爹媽，員外就拿出合同文
書與安住收了。又叫人啟出骨殖來，與他帶去。臨行
員外又分付道：休要久戀家鄉，忘了我認義父母。安
住道：孩兒怎肯做知恩不報恩大事。已完仍到膝下
侍養。三人各各洒淚而別。安住一路上不敢遲延，早
來到東京西關義定坊，了一路問到劉家，門首只見

雖他不知其不
知外足
良矣

一个老婆婆站在門前安住上前唱了个偈道有煩
媽媽與我通報一聲我姓劉名安住是劉天瑞的兒
子問得此間是伯父伯母的家裡特來拜認歸宗只
見那婆子一聞此言便有些變色就問安住道如今
二哥二嫂在那里你既是劉安住須有合同文字爲
照不然一面不相識的人如何信得是真安住道我
父學十五年前死在潞州了我虧得罷父撫養到今
文書自在我行李中那婆子道則我就是劉大的渾
家既有文書便是真的了可把與我你且站在門外
待我將進去與你伯伯看了接你進去安住道不知

就是我伯娘多有得罪、就解開行李、把文書雙手遞
與他、楊氏接得、望着裡邊去了。安住等了半晌、不
見出來、原來楊氏的女兒已贅過女婿、滿心只要把
身緣盡數與他、日夜防的是叔嬸姪兒回來、今見說
叔嬸俱死、伯侄兩個又從不曾議認、可以欺騙得的
當時賺得文書到手、把來緊緊藏在身邊暗處、却待
等他再來纏時、與他白賴、也是劉安住悔氣、今當有
事撞見了他、若是先見了劉天祥、須不到得有此、再
說劉安住等得氣、嘆口渴、鬼影也不見一個、又不好
走得進去、正在疑心之際、只見前面走將一個老年

的人來問道，小哥你是那里人，爲甚事在我門首呆
呆站着？安住道：你莫非就是我伯伯麼？則我便是十
五年前，父屈帶了潞州去，趁熟的劉安住。那人道：如
此說起來，你正是我的侄兒。你那合同文書，安在？安
住道：這義伯姑已拿將進去了。劉天祥滿面堆下笑
來，携了他的手，來到前廳。安住倒身下拜。天祥道：孩
兒行路勞頓，不煩如此。我兩口兒年紀老了，真是風
中之燭，自你三口兒去後，一十五年杳無音信。我們
兄弟兩個，只看你一個人。偌大家私，無人承受，煩惱
得我眼也花，耳也聾了。如今幸得孩兒歸來，可喜可

喜、但不知你父母安否如何、不與你同歸來看、我們
一看、安住撲簌簌淚下、就把父母雙亡、義父撫養的
事體、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劉天祥也哭了一場、就喚
出楊氏來道、大嫂侄兒在此、見你哩、楊氏道、那個侄
兒、天祥道、就是十五年前去趁熟的劉安住、楊氏道、
那個是劉安住、這裡哨子、每極多、大分是見我、每有
些家私、假做劉安住來冒認的、他爹娘去時、有合
同文書、若有便是真的、如無便是假的、有甚麼難見
處、天祥道、適纔孩兒說道、已交付與你了、楊氏道、我
不曾見、安住道、是孩兒親手交與伯娘的、怎如此說、

天祥道：大嫂休鬧，我要孩兒說你拿了他的。楊氏只是搖頭不肯承認。天祥又問安住道：這文書委實在那里？你可實說。安住道：孩兒怎敢有欺？委實是伯娘拿了人心。天理怎好賴得？楊氏罵道：這個說慌的小弟子孩兒，我幾曾見那文書來？天祥道：大嫂休要鬧氣，你果然拿了，與我一看，何妨？楊氏大怒道：這老子也好糊塗，我與你夫妻之情，到信不過，一個鉄鷄生的人，倒並不疑心。這文書我與他，他怎見有何用處？若果侄兒來，我也惱喜，如何肯措留他的？這花子故意來捏舌，哄騙我們的家私哩。安住道：伯伯，你孩

見情愿不要家財、只要傍着祖墳上埋葬了我父母、
這兩把骨殖、我便仍到潞州去了、你孩兒湏自有安
身立命之處、楊氏道、誰聽你這花言巧語、當下提起
一條捍棒、望着安住劈頭劈臉打將過來、早把他頭
兒打破了、鮮血迸流、天祥雖在傍邊解勸、喊道、且問
个明白、却是自己又不認得侄兒、見渾家抵死不認、
不知是假是真、好生委決不下、只得由他、那楊氏將
安住叉出前門、把門閉了、正是

黑鱗口中舌

黃蜂尾上針

兩般猶未毒

最毒婦人心

劉安住氣倒在地多時漸漸甦醒轉來對着父母的遺骸放聲大哭又道伯娘你直下得如此狠毒正哭之時只見前面又走過一個人來問道小哥你那裡人爲其事在此啼哭安住道我便是十五年前隨父母去赴熟的劉安住那人見說喫了一驚仔細相了一相問道誰人打破你的頭來安住道這不干我伯父事是伯娘不肯認我拿了我的合同文書抵死賴了又打破了我的頭那人道我非別人就是李社長這等說起來你是我的女婿且把十五年來的事情細細與我說一遍待我與你做主安住見說是丈

人恭恭敬敬唱了個偌，哭告道：「岳父聽稟當初父母同安住，趁熟到山西潞州高平縣下馬村，張秉昇員外家店房中安下。父母染病雙亡，張員外認我爲義子，擡舉的成人長大。我如今十八歲了，義父纔與我說知就裡。因此擔着我父母兩把骨殖來認伯伯，誰想伯娘將合同文書賺的去了，又打破了我的頭，這等冤枉。那里去告訴，說罷淚如湧泉。李社長氣得面皮紫漲，又問安住道：「那紙合同文書，旣被賺去，你可記得麼？」安住道：「記得李社長道：你且背來我聽。」安住從頭念了一遍，一字無差。李社長道：「果是我的女婿。」

再不消說這處婆好生無理。我如今敲進劉家去說得他轉便罷。說不轉時現今開封府府尹是包龍圖相公十分聰察。我與你同告狀去。不怕不斷還你的家私。安住道。全憑岳丈主張。李社長當時敲進劉天祥的門。對他夫妻兩個道。親翁親媽。什麼道理。親侄兒回來。如何不肯認他。反把他頭兒都打破了。楊氏道。這個社長。你不知他是詐騙人的。故來我家裡打。渾他既是我家侄兒。當初曾有合同文書。有你畫的字。若有那文書時。便是劉安住。李社長道。他說是你賺來藏過了。如何白賴楊氏道。這社長也好笑。我何

曾見他的却似指賊的一般。別人家的事情，誰要你
多管。當下又舉起桿棒，要打安住。李社長恐怕打壞
了女婿，挺身攔住，領了他出來道：「這處婆使這般的
狠毒見識，難道不認就罷了，不到得和你干休。賢婿
不要煩惱，且帶了父母的骨殖和這行囊，到我家中
將息一晚。明日到開封府進狀，安住從命。」隨了岳父
一路到李家來。李社長又引他拜見了丈母，安排酒
飯相待。他又與他包了頭，用藥敷治。次日侵晨，李社
長寫了狀詞，同女婿到開封府來等了一會，龍圖已
陞堂了，但見

繫繫衙鼓響

公吏兩邊排

閻王生死殿

東岳游魂臺

李社長和劉安住當堂將屈包龍圖接了狀詞看畢，
先叫李社長上去問了情由，李社長從頭說了，包龍
圖道：「莫非是你包攬官司教唆他的？」李社長道：「他是
小人的女婿，文書上元有小人花押，憐他初釋舍冤，
故此與他申訴，怎敢欺得青天爺爺？」包龍圖道：「你曾
認得女婿麼？」李社長道：「他自三歲離鄉，今日方歸，不
曾認得。」包龍圖道：「既不認得，又失了合同文書，你如
何信得他是真李社長？」道：「這文書除了劉家兄弟和

小人並無一人看見。他如今從前至後，背來不差二字。豈不是個老大的証見？包龍圖又喚劉安住起來，問其情由。安住也一一說了，又驗了他的傷。問道：莫非你果不是劉家之子，借此來行拐騙？賸麼？安住道：爺爺天下事是假難真，如何做得這沒影的事體？況且小人的義父張秉彝，廣有田宅，也勾小人一生受用了。小人原說過，情愿不分伯父的家私，只要把父母的骨殖，葬在祖墳，便仍到潞州義父處去居住。望爺爺青天詳察。包龍圖見他兩人說得有理，就批准了狀詞，隨即拘喚劉天祥夫婦同來。包龍圖叫劉天

所以試
安住也

祥上前問道：你是個一家之主，如何沒些主意？全聽妻言。你且說那小廝果是你侄兒，不是天祥道爺爺。小人自來不曾認得侄兒，全憑着合同爲証。如今這小廝抵死說是有的，妻子又抵死說沒有。小人又沒有背後眼睛，爲此委決不下。包龍圖又叫楊氏起來，再三盤問，只是推說不曾看見。包龍圖就對安住道：你伯父伯娘如此無情，我如今聽憑你着寔打他，且消你這口怨氣。安住惻然下淚道：這個使不得。我父親尚是他的兄弟，豈有侄兒打伯父之理？小人本爲認親，葬父行孝而來，又非是爭財競產。若是要小人

做此逆倫之事，至死不敢。包龍圖聽了這一遍說話，心下已有幾分明白，有詩爲証。

包老神明稱絕倫，

就中曲直豈難分，

當堂不肯施刑罰，

親者原來只是親。

當下又問了楊氏幾句，假意道：「那小廝果是個拐騙的情理難容，你夫妻們和李某且各回家去，把這厮下在牢中，改日嚴刑審問。」劉天祥等三人叩頭而出。安住自到獄中去了。楊氏暗暗地懽喜，李社長和安住俱各懷着鬼胎，疑心道：「包爺徇稱神明，如何今日到把原告監禁，却說包龍圖密地分付牢子，每不許。」

難爲劉安住，又分付衙門中人張揚出去，只說安住破傷風發，不久待死。又着人往潞州取將張秉彝來，不則一日，張秉彝到了，包龍圖問了他備細，心下大明，就叫他牢門首見了安住，用好言安慰他。次日，僉了聽審的牌，又密囑付牢子，每臨審時如此如此，隨即將一行人拘到。包龍圖叫張秉彝與楊氏對辯，楊氏只是硬爭，不肯放鬆一句。包龍圖便叫監中取出劉安住來，只見牢子回說道：「病重垂死，行動不得。」當下李社長見了張秉彝，問明緣故不差，又忿氣與楊氏爭辯了一會，又見牢子們來報道：「劉安住病重死。」

了那楊氏不知利害聽見說是死了便道真死了却謝天地到免了我家一累包爺分付道劉安住得何病而死快叫件作人相視了回話件作人相了回說相得死尸約年十八歲太陽穴爲他物所傷致死四週有青紫痕可驗包龍圖道如今却怎麼處到弄做個人命事一餐重太了元那楊氏那小廝是你甚麼人可與你闊甚親麼楊氏道爺爺其實不闊無親包爺道若是闊親時節你是大他是小縱然打傷身死不過是候殺子孫不致償命只罰些銅納贖既是不闊親你豈不開得

殺人償命

欠債還錢

他是各白世人、你不認他罷了、拿甚麼器械打破他頭、做了破傷風身死、律上說毆打平人、因而致死者、抵命、左右可將枷來、枷了這婆子、下在死囚牢裡、交秋處決、償這小廝的命、只見兩邊如狼似虎的公人、暴雷也似答應一聲、就擡過一面枷來、唬得楊氏面如土色、只得喊道、爺爺、他是小婦人的姪兒、乞龍圖道、既是你侄兒、有何憑據、楊氏道、現有合同文書為照、當下身邊摸出文書、遞與包公看了、正是

本說的丁一卯二

生扭做差三錯四

各用些小小機關、早賺出合同文字、

包龍圖看畢、又對楊氏道、劉安住既是你的侄兒、我如今着人擡他的尸首出來、你須領去埋葬、不可推却、楊氏道、小婦人情願殯葬侄兒、包龍圖便叫監中取出劉安住來、對他說道、劉安住早被我賺出合同文字來也、安住叩頭謝道、若非青天老爺、真是屈殺小人、楊氏擡頭看時、只見容顏如舊、連打破的頭都好了、滿面羞慚、無言抵對、包龍圖遂提筆判云、

劉安住行孝、張秉彝施仁、都是罕有、俱各旌表門閭、李社長着女夫擇日成婚、其劉天瑞夫妻骨殖、

准葬祖塋之側、劉天祥朦朧不明、念其年老免罪、妻楊氏本當重罪、罰銅准贖、楊氏贅壻原非劉門、瓜葛卽時逐出、不得侵占家私、

判畢、發放一千人犯、各自寧家、衆人叩頭而出、張員外寫了通家名帖、拜了劉天祥、李社長、先回潞州去了、劉天祥到家、將楊氏埋怨一場、就同侄兒將兄弟骨殖、埋在祖塋已畢、李社長擇个吉日、替女婿過門成婚、一月之後、夫妻两口同到潞州、拜了張員外和郭氏、以後劉安住出仕貴顯、劉天祥張員外俱各無嗣、兩姓的家私、都是劉安住一人承當、可見無情分

定不可強求。況且骨肉之間，如此昧已瞞心，最傷元氣。所以宣這個話本，奉戒世人，切不可爲着區區財產，傷了天性之愿。有詩爲証：

頓吟義父猶施德

骨肉天親反弄奸

日後方知前數定

何如休要用機關